



白頭偕老

黎明醒來，老伴鼾聲未停，我悄悄起床洗漱完畢，趕奔廚房。刷好豆漿機，倒上泡好的豆子，兌上昨晚燒的開水，開始打豆漿，用電餅鏢做雞蛋軟餅，下樓另外買點我兩都喜歡吃的食品。然後擦桌子，抹茶几，拖地板，收拾客廳，餐廳，去陽臺澆花。一切忙完，擺好飯，老伴醒了，邊穿衣邊怪我不喊她，洗漱完，坐下吃飯。兩個人邊看邊談論電視新聞。

平日這些事都是她做，我有機會做一次，得便宜似的，心里甜。為什麼？老伴相夫教子，操勞一生，從不讓我插手半點家務，只讓我安

心工作。有時我閑下來，想插手做，她也不讓，寧願讓我與人閒談，下棋。不管多忙，也給我送上一碗茶水。洗衣更不讓我動手，說是讓我干男人該干的事去，把工作干好就行。聽人夸我，是她最高興的事。我工作中的每一份成績和榮譽，都是我送給她的最好禮物。

老伴身上凝聚了中國婦女的所有傳統美德。勤勞節儉，任勞任怨，讓全家人滿意、高興，是她不變的追求。

看着她疲累的樣子，我曾多次暗暗發誓，退休後，一定把家務活全接過來，讓她好好歇歇。現在終於有了機會，我能不高興嗎？

她習慣了忙家務，不願意讓我做。藉口我做得不好，總是爭。爭急了，好辦：讓她一下就行了。這樣你敬我讓，從來沒紅過臉，家庭一直和諧。

孩子上班，住另外的小區，偶爾來陪我們吃頓飯，啦啦家常，談談工作的事情。平時有事打電話，聯繫方便。多是我們兩人在一起，白頭偕老。

詩雲：雪花頂在頭上 / 滄桑寫在臉上 / 童年挂在嘴上 / 青春活在心中！

作者李民增：山東省聊城市人。作品在國內外報刊發表，獲獎，被選入多種版本。出版有詩集《春雨瀟瀟》，詩文集《柳園漫話》。

九月還未褪去，異常活躍的十月便匆匆跳進我的思緒，悄悄地游動起來了。

十月，這是一個美好豐盈的時節。大好秋色以漫山遍野之勢，毫無顧忌地向着四面八方延伸、流淌，在金風、紅葉、藍天、陣陣微雁如歌的行板中，酣暢淋漓地漫灑着絢麗繽紛的華章。爽氣滿天，商風入律，秋蟲啾鳴，佳木蔥蘢，瓜果飄香……只要善於用心去發現，去觀察，去感受，處處是滴珠落玉的悄悄話，處處是抹不掉的欣喜和詩意。

十月，這是一個收穫耕耘的時節。終身以汗水注釋人生的農人，早披霞光晚沐月輝，忙碌地挑、背、扛、駝、耕、插、鋤、割。以一雙牽動日子的手，緊握農諺的關節，浸泡在承包地和責任田里，拔節着生活，攝取着幸福。

十月，這是一個歡慶歌唱的時節。古老的華夏神州焰火綻放，鮮艷奪目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。大江南北鑼鼓喧天，四海五湖歡歌笑語。

注目十月

五十六個民族歡騰跳躍，十三億人民意氣風發，斗志昂揚，緊緊依偎在祖國母親的身旁。每絲風在激動地訴說——偉大的祖國母親，您又迎來了 66 華誕的日子！每顆心在喜悅地歡呼——偉大的祖國母親，您又耕耘了 66 個動人的春秋畫卷！



十月，令人痴令人迷令人傾心的十月，我的語言染滿了您溫馨的甜意；我的腦海裝滿了您烈烈的詩情。你像一篇優美的童話，更富于色彩，更富于想象。你像一杯芳醇的佳釀，尚未沾唇就讓我聞香自醉。

作者裴國華：系雲南省作協會員，雲南省詩詞學會會員，《呈貢詩詞》主編。1991 年開始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作品，至今已在國際國內 200 多家報刊雜誌發表詩歌、散文、散文詩、報告文學、歌舞、小品、歌詞等作品 1700 多件。

每年“國慶節”，我都會想起二十年前在部隊的那次“國慶練兵”，畫面便電影般閃耀腦海，讓人熱血沸騰，又叫人溫暖如春……

上世紀一九八八年，我參軍來到山東省青州市堯王山下駐軍某部。第二年，正是建國五十周年，部隊組織開展向國慶五十周年獻禮比武演習，我所在的六連擔負着紅軍向無名高地的穿插進攻任務。

國慶節那天，部隊集結于青州西部山區，按演習方案進入設定位置。我們的任務就是縱深穿插，最後拿下無名高地。

當三顆紅色信號彈在空中劃過，整個部隊進入戰鬥狀態。我們班作為連里的先鋒，第一個沖了出去。跑了一段才感覺到這條穿插線路的不平凡，通往無名高地的路上不但有藍軍的埋伏，而且有河流、山澗和陡崖。當時，我作為老兵，軍事素質已然非常過硬，但即便這樣，面對道道隘口，也是非常吃力。在躲過了藍軍的伏擊，越過了重重障礙，接近無名高地的時候，前方現出一條橫向的光滑斷崖，隙寬三四米，溝深七八米。眼看着離演習結束僅剩十分鐘，繞道顯然來不及了，情急之中，我後退十餘米，一個緩衝，越過斷崖。由於慣性太大，跳過斷崖時，我收不住腳步，摔出幾米遠。我趕緊爬起來，回身固定好繩索，讓戰友們跟上。然後端起槍拼命向無名高地沖去，打響了第一槍。

當我將紅旗插在無名高地，要與戰友們歡慶勝利的時候，腳踝的疼痛讓我無法站起來。原來，在我越過斷崖的時候，腳踝扭傷了，當時只顧衝鋒，忘了疼痛，沖上無名高地腳踝已腫成了饅頭。

演習結束了，部隊在山下集合，進行演習總結。團長的大嗓門在山間回蕩：“同志們，今天是建國五十周年紀念日，我們以軍人的形式練兵比武，向國慶獻禮，以過硬的軍事素質保衛偉大的祖國！這次演習，六連在規定時間拿下無名高地，值得表彰……”我坐在隊列後邊，聽着團長的表揚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樂開了花。

返回營區的路上，戰友們為我扎了一副擔架，要輪流抬我。我嫌難看，說什麼也不坐。排長說：“你為連隊掙了光，如果不是你腳受傷，我們會高興地把你拋到空中。你躺好，我第一個抬！”

被排長抬着，我怎么也躺不住，坐起來不斷地喊排長停下。這時，一輛吉普車嘎然停住，示意我們停下。團長走下車看了看我的腳傷，說：“你就是那個將紅旗插上無名高地的戰士？”我點點頭。

團長讚許地說：“好樣的，上車吧！”平時聽團長講話嗓門洪亮，車里的團長聲音卻那麼溫和。團長不斷地問着我在連隊的訓練和學習情況，以及今後的理想，並鼓勵我好好干。團長直接把我送到團衛生隊。

幾個月後，由於我在寫作方面的天賦，告別了連隊，來到團機關政治處專事新聞宣傳。那場國慶演習也成了我在部隊唯一一次親身參與的軍事比武。後來，無論工作怎麼變動，也無論發生多少經歷，然而，那場國慶演習卻總讓我懷想，讓我懷念。

作者魏益君：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。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，作品散見衆多報刊。

在我教過的學生中，有一位小女生，身材嬌小，圓臉，明媚大眼，粉面桃腮，嫣然一笑，很像瓊瑤電視劇中的女主角。說話聲音甜，唱歌聲音更甜，銀鈴一般，同學們選她當文娛委員，負責課前領大家唱歌。那時流行這個做法。聽到打預備鈴，她就走上講臺指揮同學們唱歌，她先唱一句，說聲“預備——起！”同學們就跟着唱，邊唱便準備上課用的東西，一支接一支。一直唱到老師來上課。

她挺聰明，學習成績好，語文成績尤其好，喜歡。作文常被當做範文在班上念。畢業升學時，卻意外落榜。老師們都很遺憾，我更遺憾，甚至有點自責，因為我是班主任。此後許多年，一想起她，便深感內疚。

二十五年以後，我退休進城定居，電腦進入我的生活。年輕人幫我設了 QQ、博客、郵箱。教會了我上網寫作。每天忙完家務，出門散步、購物回來，開機打上一兩個小時。博客、QQ 讀者漸漸多了起來。有一天，一個讀者忽然問我：“你是李民增老師嗎？”我說：“是。你是誰啊？”因為當時都用的 QQ 名。

她給我說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就是當年那位小女生。她告訴我，她是根據我寫的文章內容猜到是我的，包括文筆風格。因為我愛作下水作文，要求學生寫的文章，自己也寫。批改完畢，講評作文時，在指出學生毛病的同時，讀讀自己寫的文章，給學生樹個榜樣。時間長了，學

生都熟悉我的語言風格，不奇怪。

從那次開始，便建立了 QQ 聯繫，知道她住的小區離我住的小區不遠。只是不知為什麼多年未在街上碰見過。生活中很多事不好解釋。接上聯繫後，她帶了禮品來看過我，我和老伴出門時，路過她家，也進去坐過。因為愛好寫作，她在全國著名詩刊發表過作品，本市文聯詩人協會吸收她為會員後，每有採風活動，她便開車到家里接我，給我帶來極大方便。文友們也都喜歡她，羨慕我有她這樣一位學生。一來二去，比當年跟我唸書時打交道還多。

她現在已過不惑之年，本市有住房，有商住樓；北京有商住樓；威海有海景房。出入開車，已經多年。女兒在北京讀研，兒子今年考取了北京一所大學。比某些順利升學的同學生活條件還好。

“你真幸福！”我欣慰地夸她，“在同學中，你的條件是好的！”

“也算行。”她嫣然一笑，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滿意，順便夸自己的丈夫，坦率得可愛，“主要是俺對象能鑽擠（方言，鑽研，琢磨，能幹之意）。”

她丈夫頗具藝術修養，利用改革平台，搞雕塑，園林設計，組建了自己的公司。憑藉高超的技術，良好的服務，從本市發展到外地，北京也有了分公司，客戶越來越多。

“你和他一起干哎！”我說。

“我主要是幫他聯繫點業務，處理點日常雜事。能幹多點干多點，他不指望我。”說着又笑，幸福愜意，“什么事他都依着我，我想干么都支持，把我當小孩。”

受她的感染，我老伴也來了興緻：“北京有

雪原

高原小學，刺骨寒風，拍打她嬌美的臉龐，她心焦慮，目光投向那片生機盎然的操場。

孩子們追逐嬉戲，絲毫感覺不到三九嚴寒。

雪花紛紛揚揚，一只受傷的野天鵝，扇動着無力的翅膀，落入場中央。孩子們撲上去，抓住它，爭相觀望。

“大雪封山，食物短缺，孩子們住在學校，餓得慌！把它殺掉，讓孩子們嘗嘗鮮，咋樣？”食堂老王，用商量的口吻問她。

她猶豫一下，默許，老王高興地操刀，誰知孩子們堅決不讓！野天鵝眼神幽怨，嬌憐地流盼。

“老師，它多可愛，我們再餓，也要保護它！”

她默默讚許，孩子們天真浪漫，心似萬千花朵，剎那間綻放！

多日後，野天鵝盤旋，繞場三匝，孩子們目送它飛翔藍天，飛向大自然……

愛的接力棒

秋風，輕輕吻落天邊的斜陽。明月照窗，蘭草幽香。

居室不大，簡潔，明亮，桌上一幅她和他的合影。笑靨如初，擺放中央。

牆上挂一把，贈她的小提琴，她說，就愛聽他演奏《月光曲》，比貝多芬還憂傷。

她和他大學四年，相知相戀，校園是他們愛的港灣。

她絢爛的青春，凋零在三尺講臺。她在山區支教，那是她第二故鄉。

他在整理遺物時，發現未寄出的信，上面文字雋秀，墨香。

“哥，我時日不多了。我愛你，更愛山區的孩子們，這讓我的心，如何安放。”

他痛苦，淚滿面，：“妹，——我來了。他接過她的教鞭，繼續把愛傳唱。山區孩子，迎來曙光，桃李芬芳。”

姐，我愛你

草廬，依山傍水，結在花溪畔。松竹虛掩，炊煙裊裊，漫接雲天。

姐弟倆棲身草廬，父母早亡，相依為命。為供弟讀書，姐擔着風雨晨昏，紅顏宛如一抹雲煙。

一次，弟偷家里的錢，和同學去網吧玩通宵。回家，姐一巴掌打去：“爹媽不在了，叫你不爭氣。”弟捂着臉，心里怨。

姐躲在一旁偷偷地哭。從此，弟發奮攻讀，姐關愛無邊。

三年後，弟考上大學，村里人都來慶賀。姐也心歡。

弟在收拾書本時，發現一張病歷，原來姐診斷為肺癌晚期，生命剩不了多少天。

弟忍不住，淚如雨，撲在姐懷里：“姐，我愛你，我就算放棄學業，也要治好你的病。”山外，落霞飛，玉生煙。

作者余可學：筆名落雁驚風，中國絕句小說學會副會長。執手天涯網小說編輯，作品散見於國內外各大媒體。



精神伴侶



房子，他和孩子都在北京，你在聊城干么？到那里一家人在一塊多好啊？”

“嘻嘻！我還是覺得咱聊城好。再說這里也有一攤子，他偶爾來住幾天，處理些業務。孩子住學校，不用管。”

我問她：“威海的房子住過嗎？”

“住過。那里是海景房，空氣好，度假住的。很少有人常住。”

談到寫作與人生，她說：我最近看書，發現一種“精神伴侶”的說法。夫妻之間，精神上相互欣賞，相互支持很關鍵。老師，我看你創作取得這麼大的成就，跟阿姨也有關。她肯定很支持你，你的作品中，到處都有阿姨的影子。說得我倒不好意思起來。

既是生活伴侶，又是精神伴侶，事業才能成功，才有真正的幸福。我這位學生的實踐驗證了這個真理！

作者：李民增，男，山東省聊城市人。作品在國內外報刊發表，獲獎，被選入多種版本。出版有詩集《春雨瀟瀟》，詩文集《柳園漫話》。

中國讀者來稿

